

兩棲艦船運用於海上 非傳統安全威脅之初探

The Preliminary Research of Using Amphibious Warships
on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at Sea

海軍中校 陳建名、海軍少校 錢尹鑫

提 要：

- 一、地球表面百分之七十為海洋所覆蓋，海洋乃世界上人類最大的活動空間，也是國際事務的競逐場域。由於全球化的到來，使得國家與其他非國家行動者對於海洋經營逐步加深，海上非傳統安全威脅更成為國家政策制定與拓展海權的重要指標與途徑。
- 二、為因應海上非傳統安全威脅，因此須具備執行非戰爭軍事行動的能力。非戰爭軍事行動近年為各國領導階層所重視，執行這些任務除了為軍隊及兩棲艦船提供寶貴經驗與提高臨戰能力外，更能做為地緣戰略載體，伺機為實施海洋戰略布局謀得先機。
- 三、兩棲艦船具備高酬載、航程遠及低政治敏感度等多項戰略功能，恰為執行非戰爭軍事行動之最佳載台。海軍藉由兩棲艦船的策略運用，可以創造「不對稱」的效益與價值，同時亦可使我國各項軍事事務能與國際接軌，進一步發揮兩棲艦船更大的功能。

關鍵詞：海上非傳統安全威脅、非戰爭軍事行動、兩棲艦船、陸戰隊

Abstract

- 1.The ocean is the largest maneuvering space in the world. It is a competition field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Due to the advent of globalization, the state and other non-state actors have gradually deepened their marine operations. The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at sea have become the national policy formulation and important indicators ways of power.
- 2.In order to respond to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at sea, the ability to conduct military operations other than war (MOOTW) is required. MOOTW have been valued by leaders in various countries in recent years.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improving combat capability for the military and amphibious warships, these MOOTW

can serve as a geostrategic strategy and get the first opportunity for the Marine Strategy.

3. The amphibious warship have high load, long distance, Low political sensitivity strategic functions that are necessary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MOOTW. The policy application of amphibious warships can create asymmetric benefits and values, and at the same time enable our naval military affairs to be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rouse the desire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n play a larger features and effect space.

Keywords: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at Sea, Military Operations Other Than War(MOOTW), Amphibious Warship, MarineCorps

壹、前言

隨著資訊科技與交通的發達，來自海上的安全威脅不僅是以海洋為利益競逐的衝突標的，更成為非國家行動者遂行個人或組織意志的傳播途徑。因此，應對海上安全威脅乃是當前各國必須嚴肅面對的課題。尤其近年極端氣候變遷，每當發生地震、海嘯或颱風等天然災害，造成地區大量人員傷亡時，各國政府軍隊更有利用所屬兩棲艦艇實施災害搶救、物資運補等救援任務，顯見兩棲艦船已成為國家不可或缺的穩定基石。

海軍兩棲艦船的政策運用，不僅跨越傳統國家安全的範疇，也包含傳統軍事議題以外的非傳統安全領域，善用其特性可使外交政策的運用與軍事影響力的途徑，更為靈活而巧妙。所以海軍兩棲艦船與海上安全威脅之關聯性及如何發揮其功能與效益，將會產生怎樣的戰略價值等議題，殊值探究。因此，本文藉探討兩棲艦船未來之運用規劃，與

複合任務多用途之建構，研究其實務上的功能外，也嘗試為國軍戰略思維方向的轉型與國際接軌等政策，尋求更廣闊的視野與更實際的效用。

貳、海上非傳統安全威脅與兩棲艦船的關聯

臺灣四面環海，「國家安全」與海洋息息相關，近年我國為積極參與海洋事務，於2018年4月28日成立「海洋委員會」，隸屬於行政院，負責我國總體海洋政策、海域安全、海岸管理、海洋保育及永續發展、海洋科技研究等事務¹，顯然我國已逐步加強海洋事務，以維護國家利益與安全。然海洋事務錯綜複雜，其中更有跨國際及海上非傳統安全威脅等問題，所以在海洋戰略管理面向，若能善用艦隊力量，尤其是具有高酬載、長航程及低政治敏感度特性的兩棲艦船，將有助於提升海洋管理的強度。有關兩棲艦船與海上非傳統安全威脅雙方關聯及運用方式

註1：孫麗菁，〈「海洋委員會」座落高雄〉，《臺灣時報》，2018年3月13日，<http://www.taiwantimes.com.tw/ncon.php?num=19232page=ncon.php>，檢索日期：2018年11月13日。

，分述如後：

一、因應海上非傳統安全威脅

海上非傳統安全威脅，乃是以海洋為活動空間，產生的國家與海洋的非屬傳統性質的威脅，威脅主體較傳統威脅更為多元與複雜，往往也連帶影響國家與海洋所產生的權力關係。分析海上非傳統安全威脅在國際政治領域中的策略運用與發展方向，對國家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海上非傳統安全威脅來源多元，包含災害防救、人道救援、維和行動、海上救難、海上反恐行動、戰後及災後重建、運輸保護與非戰鬥人員撤離等項，海權強國無不積極捍衛與建構其在區域內的海洋利益，試圖以霸權優勢與釋出利多優惠等作為，爭奪國際話語權與擴大影響力。因此，面對海上非傳統安全威脅，我們可藉由地緣位置的優異條件與海洋戰略的政治槓桿操作，來維護國家安全與利益。

二、參與海上安全領域的戰略競合

海軍在海上戰略競合的角色可以是競爭，也可以是合作；而在亞太地區賽局的角色與定位，不應思維狹隘，須以整體戰略利益為考量。我國海軍目前在艦艇數量、噸位、武器裝備及指管通信能力上，尚不足與其他海權強國競爭的現實下，理應以減低衝突或提高非競爭性的策略，來維繫國家利益與安全；而善用兩棲艦船低武裝的特性，不僅可以維持既有的戰略利益，亦可創造多元化的職能空間(Institutional Capacity)。依民國106年「國防報告書」所列：「藉與各國

在軍事外交上的互動與合作，汲取先進軍事醫療科技、交換醫療經驗及教育訓練等新知，提升救護能量與拓展醫療援助合作機會。…並表達成為國際人道救援提供者及區域和平促進者之積極意願，推動與周邊國家交流合作，提升我國在國際社會能見度」²。而為達成上述目標，現有主戰艦船絕非首選的平台，反而是兩棲載台更能適應此等任務。

三、強化非戰爭軍事行動

面對新形態的新興威脅，軍事組織及任務不僅僅只為應付戰爭，而是有了新形態的任務；其中，非戰爭軍事行動(Military Operation Other Than War, MOOTW)的運用攸關國家整體興衰與政權延續。非戰爭軍事行動受到主、客觀的政治力所驅動，也使得軍事意涵範疇更加廣闊，軍事任務也更富彈性。各國在各種形式災害發生後，可能面對道路、港口和機場等所有交通基礎設施遭到破壞。因此，急救人員需要開闢前進道路，社會也須要軍隊與當地市政府和民間團體的災害防救合作，以漸次恢復自給自足的能力³。以2009年莫拉克風災為例，海軍兩棲艦船及陸戰隊兩棲登陸戰車(AAV7)成為挺進災區的絕佳運送工具。再者，非戰爭軍事行動具有中長期的政治可持續性，運用兩棲輪具更可得到傳統軍事專家和其他政治家的大力支持。

綜上，因應海上的非傳統安全威脅已成為執行非戰爭軍事行動的重要環節，尤其以海上的災害防救與人道救援(Humanitarian

註2：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106年國防部報告書》(臺北市：國防部，2017年12月)，頁135。

註3：Takashi Kawamoto, "A new security policy for Japan: HA/DR capacity building and disaster-mitigation social infrastructure export," PacNet, Number 22, April 09, 2015, P.1。

Assistance and Disaster Relief, HA/DR) 更是近年來國際社會高度重視的議題，其所涉及的內涵不僅是國力強弱的風向指標，更是形塑國際形象與話語權的充分條件。然而，因應海上非傳統安全威脅，世界強國無不竭盡諸般操作手段，不斷地增加對外影響力，並擴大兩棲艦船的策略運用，以創造「不對稱」的效益與價值。

參、兩棲艦船在海上非傳統威脅之運用範疇

兩棲艦船具有籌載量大、可搶灘登陸、兼具醫療支援等特性，亦可延長兵力投射距離、進行大量人員、油彈與裝備載運、物資補給、海上醫療救護，還能執行兩棲作戰。世界強國為遂行「藍水海軍戰略」，除了必須重視海洋戰略管理，且海軍對外行動不斷向外擴張時，也面臨到許多海上非傳統安全威脅，因此需要與他國進行海上的安全合作；其中，兩棲艦船的運用為重要環節，易言之，即是善用兩棲艦船來因應海上非傳統安全威脅，也能避免衝突升高。有關運用方式，分述如下：

一、災害防救

未來全球經濟重心將逐漸移往亞太地區

，以2014年亞太地區實質GDP占全球百分之三十一，其中中共、日本、印度三國GDP居全球前五大；美國官方預測指出，亞太GDP占比將持續攀升，至2030年將達百分之三十八⁴，換句話說，在亞太地區營運的公司若在經濟投資方面發生巨大損害，將對整個世界經濟產生連鎖反應。然而，不幸的是，依據國際災害數據庫EM-DAT指出，亞太地區地震、海嘯、颱風、氣旋和洪水等自然災害的風險比北美洲大6.2倍，比歐洲高3.1倍，比非洲高1.8倍，比中東多10.2倍，比拉丁美洲多2.4倍⁵。2004年的南亞大海嘯與2011年日本福島核災，都顯示出一般軍隊缺乏可緊急應變執行非戰爭軍事行動之救援能力⁶，尤其日本在本州東北部的大部分地區遭受地震和海嘯破壞之後，陸上自衛隊缺乏強大的兩棲反應能力，阻礙了救援行動⁷。然而海軍在2009年莫拉克風災時，曾派遣兩棲船塢登陸艦中正艦(LSD191)搭載通用登陸艇(LCU)，前進因交通中斷，導致物資短缺的臺東太武地區，即時提供當地居民食用物資與災後復建料件，圓滿完成艦艇支援救災任務⁸(如圖一)，顯見兩棲艦船執行災害防救的角色無可取代。

二、人道救援

註4：〈美國升息在即，亞太地區可望受惠，亞太入息平衡基金是新平庸時代最不平庸的智慧選擇〉，《錢管家》，2015年12月16日，<https://www.money.com.tw/magezine/article/2535>，檢索日期：2018年11月12日。

註5：Takashi Kawamoto, "A new security policy for Japan: HA/DR capacity building and disaster-mitigation social infrastructure export," PacNet, Number 22, April 09, 2015, P.1。

註6：John Taishu Pitt, "The Meaning of Japan's New Amphibious Rapid Deployment Brigade Launch," The Diplomat, March 29, 2018,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3/the-meaning-of-japans-new-amphibious-rapid-deployment-brigade-launch/>(Accessed 2018/10/12)。

註7：Ankit Panda, "Japan Activates Amphibious Rapid Deployment Brigade," The Diplomat, April 09, 2018,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4/japan-activates-amphibious-rapid-deployment-brigade/>(Accessed 2018/10/12)。

註8：〈搶灘太武 賑災物資進孤島〉，《自由時報》，2009年8月16日，<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檢索日期：2018年10月13日。



圖一：海軍兩棲艦艇執行臺東知本海灘物資運補

資料來源：〈搶灘大武 賑災物資進孤島〉，《自由時報》，2009年8月16日，<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327675>，檢索日期：2018年10月13日。

2014年中共首次受邀參加環太平洋軍演(RIMPAC)，並在人道救援方面，派出「和平方舟」醫療船於演習期間舉辦醫學論壇，並派遣人員參加美國「仁慈」號醫療船(USNS Mercy T-AH-19)和「佩特立烏」(USS Peleliu LHA-5)號兩棲攻擊艦所舉行的多邊醫學論壇，討論醫院船在人道主義救援減災作用、水下醫療、燒傷處理，以及大量傷患處置流程等課題⁹。另外，致力解救地中海海上難民的法國人道救援組織租賃船「寶瓶座號」，2018年6月分別從義大利海軍、海岸巡邏隊及人蛇集團船隻，接收629名以非洲國家為主的國際難民，按照國際慣例，人道救援船可向最近國家請求收容難民¹⁰，所以，人道救援在海上非傳統安全議題上亦能發揮重要的功能。當前中共也積極建構「平時能救災、戰時能作戰」的兩棲能量，例如：

075型兩棲攻擊艦可以支援直升機、登陸艇和氣墊船的兩棲攻擊，提供作戰指揮和控制設施，為遠征行動和傳統的藍水艦隊作戰提供助益，也可以在東亞沿岸地區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和救災任務¹¹。

三、維和行動

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簡稱PKO)成立的背景係針對冷戰期間，為彌補美蘇兩強癱瘓聯合國集體安全體系運作，提供解決區域發生衝突爭端之處理模式與機制，依據官方定義，行動之目的是幫助受衝突的國家創造實現持久和平的條件¹²。為創造和平條件往往需要軍隊進駐，以分離武裝衝突的雙方，並減少人員傷亡，而兩棲艦船的特性及優點則成為執行維和行動的必要條件。兩棲艦船亦具有海上基地的相似功能，通常執行維和

註9：郁瑞麟、袁治中，〈中華民國在亞太人道救援災難救助的角色、潛能與前瞻〉，《海軍學術雙月刊》，第49卷，第1期，2015年2月1日，頁15。

註10：青年日報社論，〈義利均衡彰顯人道化解民粹主義難題〉，《青年日報》，2018年6月28日，檢索日期：2018年10月12日。

註11：Robert Farley, "Type 075 Watch: China's Navy May Soon Be Second to the US Navy in Amphibious Assault," The Diplomat, November 07, 2016, <https://thediplomat.com/2016/11/type-075-watch-chinas-navy-may-soon-be-second-to-the-us-navy-in-amphibious-assault/>(Accessed 2018/10/13)。

註12：章旦隆，〈中共積極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探討〉，《展望與探索》，第9卷，第5期，2011年5月，頁84-85。

行動泰半是陸戰隊員，所以兩棲艦船便成為人員運輸的最佳載具，同時可以執行超前部署、兵力預置，並將兩棲艦船預派至任務地區附近，以節省戰術運動時間及任務等待時機；此外，兩棲艦船亦可做為陸戰隊各項近岸輸具之母艦，就近提供食物飲水、醫療照護與彈藥補充等多重功能。

四、海上救難

「協助臺海周邊重要海上交通線安全維護與海上救難行動，及參與區域災害防救與人道救援任務」¹³本就是國軍責無旁貸之任務，而運用艦船支援於海上救難也已是社會及國民共識，更是未來趨勢，尤其各國在面對各種類型之海難時，如遇海象惡劣、距離太遠或大型複合災難，單靠海上執法力量顯有不足；尤其面對生死交關的人命搶救時刻，時間尤為重要，此刻就須要海軍適時介入協助處置。當前部分國家以陸戰隊員擔任非傳統軍事安全主要任務執行者，而兩棲艦船較為寬廣的空間，亦適合執行醫療救護、搜救器具載運，如能搭載配有陸戰隊員之載具，同時也可以突破海上救難的外在天候與環境侷限，提供實質搜救功效、形塑正面形象，更有彰顯海域軍事存在的意涵。

五、海上反恐行動

21世紀恐怖攻擊的模式有逐漸朝協同與多樣化的趨向，不但超越傳統的地理疆界，也增加社會脆弱性與國家內部治理的難題。恐怖攻擊行動所仰賴的武器裝備與物資，大部分係透過海洋運輸，甚至核武器的擴散，亦不乏海洋走私案例，其中牽涉範圍甚廣，

亦非單一國家能夠處理。因此，在海上安全合作的議題，有識者已逐漸強化應對反恐行動的策略與能力，以防止恐怖份子、流氓國家或其他非國家行動者，利用海洋散播恐怖主義思想或走私武器裝備。面對此種狀況下，兩棲艦船可搭載小型船艇或登陸戰車等運輸載具，加上隨同執行的陸戰隊員，能在友軍火力配合下，執行快速反應與海上反恐突襲等戰術行動，對執行反恐任務助益良多。因此近年海軍均持續配合遠航及東、南沙例行運補、操演等多項長途航程訓練時機，運用編制之陸戰隊員執行小艇登艦搜索(Visit Board Search and Seizure, VBSS)或海上反恐任務，逐步建構可與他國跨部合作的條件(如圖二)。

六、戰後/災後重建

戰後/災後重建牽扯到的不僅是房屋大樓需重新建築，更多的是政治體制、社會文化、經濟制度的重新建構，叛亂分子利用戰爭與災害造成的不穩定性，意圖推翻政府，且強權國家通常也會假借重建之名，加深該地區的軍事控制，以爭取該國的地緣政治主導權。以伊拉克為例，美國藉由伊拉克戰後企圖獨攬重建工作，進而推銷其民生必需品、主導臨時政府組成與區域安全合作機制建構。澳大利亞2016年「國防白皮書」揭示，「希望繼續在人道主義援助和救災行動中發揮領導的作用」，所以該國新的巡洋艦坎培拉號(RAN HMAS Canberra L02)首次在斐濟開展非戰爭軍事部署，其擔任非作戰性角色的重要性值得關注¹⁴，亦顯見澳洲海軍正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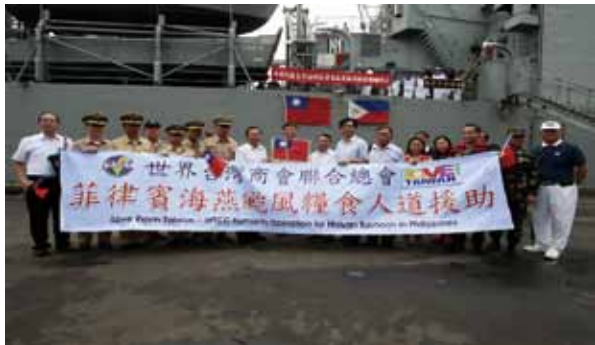
註13：同註2，頁45。

註14：Euan Graham, "Australia's 2016 Defense White Paper: forward funded defense," PacNet, November 23, March 1, 2016, P.2。



圖二：美軍利用膠舟執行臨檢拘捕任務

資料來源：public domain | U.S.M. C. Photo by Staff SGT. Robert Storm, <http://www.americanspecialops.com/photos/marsoc/msob-vbss.php>, 檢索日期：2018年10月13日。



圖三：2013年海軍兩棲艦艇執行人道救援任務

資料來源：〈菲國華僑及臺商響應政府人道救援，展現中華民國愛心無國界的關懷精神〉，軍聞社，2013年11月29日，<https://www.flickr.com/photos/rocmofa/11319937483/>，檢索日期：2018年10月13日。

極運用兩棲艦艇執行該地區非戰爭軍事行動事務，並從中獲得正面效益。

另一方面，戰後及災後重建伴隨來的是相當重要的利益與機會。兩棲艦船不僅有利於戰後及災後重建工作所需各項資源的運載

，本身具一定程度的醫療能力也能為災民與盟軍提供適當服務。以我國在2013年針對海燕颱風(Typhoon Haiyan)橫掃菲律賓及帛琉後，二次派遣兩棲戰車登陸艦(LST-232)執行「慈航專案」，載運我國官方、民間的救援物資前往援助，正是彰顯我國協力鄰國災後重建與參與國際事務的積極心態，更有助提高國際能見度及建立正面形象¹⁵(如圖三)。

七、維護海上交通線及撤僑

依據國際海事局(International Maritime Bureau, IMB)統計，索馬利亞2007至2012年發生237起海盜襲擊事件，造成損失83億美元；西非的尼日利亞沿海地區2017年發生33起海盜搶劫事件，被綁架人員達65人，對各國海外利益構成了嚴重威脅與心理震懾，同時也對聯合國向索馬利亞地區提供的人道救援糧食增添了許多危機¹⁶。有鑑於此，各國對外貿易逐年重視船運保護，更以此為名行擴展海權之實，例如美軍在南海的航行，不但保證了貿易貨品的安全性，避免其他國家和非國家行為者的掠奪，也有助於美國海軍維持全球海上霸主的地位¹⁷。再者，一般兩棲艦船不僅具有人員與物資裝載功能，艦船配屬之陸戰隊員更具有保護艦船與反海盜之功能，若能妥適政策應用，陸戰隊將可成為海軍總體戰略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在海上非傳統安全威脅領域，發揮無可取代的戰略效益；同時因兩棲艦船具備大型的

註15：〈帛琉海域充滿變數，海軍慈航官兵使命必達〉，今日新聞，2013年12月24日，<https://m.nownews.com/news/1066206>，檢索日期：2018年10月13日。

註16：駐肯尼亞使館商務處，〈經濟學人總結2017年非洲海盜活動趨勢〉，中共商務處，2018年1月23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1/k/201801/20180102703002.shtml>，檢索日期：2018年10月14日。

註17：Edward Schwarck,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China: What should Europe do?," PacNet, November 68, August 18, 2014, PP.1-2。

物資以及人員住宿空間，當某一國家發生戰爭時，各國通常會進行非戰鬥人員撤離(Non-combatant Evacuation Operations, NEO)，包含外交人員、僑胞與軍眷等與戰爭無關之人員，以減少不必要的傷亡。像中共於2015年3月30日針對葉門動亂，主動調派亞丁灣護航兵力前往地區，營救當地571名公民，並積極維繫與葉門商業貿易¹⁸，顯見海軍更能表現出和平時期的軍事外交；同時非戰鬥人員撤離行動涉及層面複雜廣泛，且往往需要大量的海軍兵力投入，更可見兩棲艦船角色之重要。

肆、美、日運用「海上基地」概況

海外基地因位於他國領土內，其民生與設備多須仰賴地主國支持，倘若因其政治、軍事或其他因素而停止供應相關資源，則容易造成海外兵、戰力耗損與戰機瞬逝，因此「海上基地」概念孕育而生，以下就美、日兩國作法，概述介紹。

一、2003年伊拉克戰爭期間，土耳其不願意將其空軍基地、港口設施和軍用設施開放為美軍及盟軍使用，同時因其國內政治困境，無法提供電力與水源，嚴重影響美軍兵力派遣。因此，後續美軍戰後檢討作戰缺失，發現後勤補給問題，才逐漸發展出「海上



圖四：美軍海上基地示意圖

資料來源：COMMANDER GREGORY J. PARKER, USN，〈Seabasing Since the Cold War Maritime Reflections of American Grand Strategy〉，《21st CENTURY DEFENSE INITIATIVE POLICY PAPER June 30, 2010》，P.8。

基地」(Sea Basing)的戰略構想。海上基地是近年海權強國追求的重點目標，是一種大型的「浮動式近海機動基地系統」(Floating Mobile Offshore Basing System)¹⁹，不但可提供各類艦艇後勤補給資源，亦能夠提高艦艇後勤保障及物資運輸能力，大大縮短戰略部署的時間(如圖四)。

二、海上基地主要係由航空母艦、兩棲艦船、以及水面艦船與戰略海運艦隊等多種的載台所組成²⁰，近年更積極發展半潛式船舶。半潛式船舶擁有平台型甲板，其中包含鑽井設備和其他機械，由浮在水中的浮筒柱支撐²¹，主要用於在公海進行的海上作業，也被用為重型起重機實施船舶吊掛及塢載。

註18：邱慕天，〈葉門撤僑行動 中國海軍外交引側目〉，《臺灣醒報》，2015年4月1日，<https://anntw.com/articles/20150401-HrDh>，檢索日期：2018年11月12日。

註19：傑佛瑞·提爾著，國防部譯印，《21世紀海權》(臺北市：史政編譯室，2012年11月)，頁355。

註20：盧文豪，〈美海軍「機動登陸平台艦」(MLP)發展探討〉，《海軍學術雙月刊》，第48卷，第6期，2014年12月1日，頁159。

註21：Rigzone, "How Do Semisubmersibles Work?," https://www.rigzone.com/training/insight.asp?insight_id=338&c_id= (Accessed 2018/10/11)。



圖五：藍馬林魚號船載運美軍DDG-67科爾號

資料來源：顏闡明，〈臺船創新造船的利基—談半潛式重載船設計建造與目前市場概況〉，2014年11月20日，www.csbcnet.com.tw/monthly_pub/data/460/02專題報導，檢索日期：2018年10月11日。

半潛式船舶的開發是因為需要能夠在海浪不斷衝擊的情況下，保持漂浮並持續在公海執行其所需功能的船舶，像石油鑽井和石油生產平台，因此半潛式船舶的運用是海洋作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²²。我國臺船公司目前共有4艘半潛式重載船訂單，顯示出我國亦有能力製造半潛式重載船，可為艦隊海上機動做出貢獻²³，事實證明，2000年10月12日在葉門亞丁港遭基地組織以自殺炸彈小艇襲擊，造成17死39傷、艦身嚴重受損的美艦DDG-67科爾號，也是由臺船製造之藍馬林魚號運回美國本土維修(如圖五)。

三、兩棲艦船可利用海上預置艦廣大貨物儲放空間，裝載飲用水、油料、食物、車輛、搶救機具等，當災害來臨時第一時間前

往目標區，並與機動平台艦對接執行物資運送，可快速的提供醫療、水源、食物、油料與救災機具等支援，大幅縮短救援的黃金時間。此外，因為主要參與的是維和行動，不易遭受傳統海空威脅，因此不需要如軍用運輸艦一般重視防護力，反而更重視酬載量與長程航行能力。簡單來說，它就如同海上漂浮的碼頭，藉由在海上區域的聯網系統、機動力強與安全性高的載台，增加聯合作戰部隊獨立的作戰能力與有效的支援作戰。2015年美軍透過「海上基地」的概念，利用機動登陸平台供海上預置船實施靠接，並設有相連兩船之斜坡車道，進行車輛下卸再由氣墊船(Land Craft Air Cushion, LCAC)運送至目標區海灘上，直接有效投送兵力及裝備，縮短海上舟波運動時間、解決地區基礎岸勤設施不足及受潮汐限制等不利因素(如圖六)。

四、2017年在日本東京舉行「海事航空系統與技術」(Defense Maritime/Air Systems & Technologies Exhibition, MAST)展覽會上，日商三井工程造船公司(Mitsui Engineering & Shipbuilding, MES)推出海上機動登陸平台(Mobile Landing Platform, MLP)設計概念²⁴。該公司介紹登陸平台主要任務包括島嶼防衛以及人道主義援助/救災，顯見日本亦受美軍影響，積極發展兩棲艦船維護其海上權益。自二戰結束以來，日

註22：Sharda, "Semi-Submersible Ships and Semi-Submersible Rigs: A General Overview," Marine Insight, July 21, 2016, <https://www.marineinsight.com/types-of-ships/semi-submersible-ships-and-semi-submersible-rigs-a-general-overview/> (Accessed 2018/10/11)。

註23：吳慧芬，〈臺半潛式重載船載美驅逐艦出名〉，《蘋果日報》，2017年4月17日，<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daily/20170417/37620438>，檢索日期：2018年10月12日。

註24：〈日本鐵了心發展兩棲投射能力 中國需高度警惕〉，每日頭條，2017年6月14日，<https://kknews.cc/zh-tw/military/k3vy34q.html>，檢索日期：2018年10月28日。



圖六：美軍約翰葛倫號 (John Glenn) 與史塔克漢號 (ATK-Stockham) 對接執行車輛下卸並由氣墊船搶灘運送至目標區海灘

說明：機動平台艦約翰葛倫號左舷靠泊海上預置船史塔克漢號(左上)；利用氣墊船進行兩棲突擊車輛裝載(右上)；三艘氣墊船完成車輛裝載(左下)；史塔克漢號廣大車輛甲板空間可裝載卡車等救災機具(右下)。

資料來源：〈MLP-1，蒙特福特角級機動登陸平台艦/浮動前進基地〉，軍武狂人夢，<http://www.mdc.idv.tw/mdc/navy/usanavy/mlp1.htm>，檢索日期：2018年10月28日；〈Mobile Landing Platform (MLP) Ship〉，美海軍全球科技網，<https://www.naval-technology.com/projects/mobile-landing-platform-mlp-ship/>，檢索日期：2018年10月28日。



圖七：日本發展登陸平台及新成立之水陸機動團

說明：日本的海上機動平台有4個直升機起降點，在2號起降點設置有1個物資升降梯。還有一個坡道，允許兩個主甲板之間的車輛轉移通行(圖左)；日本推動創立海上自衛隊60多年來最大的改組，新設「日版海軍陸戰隊」之稱的「水陸機動團」(圖右)。

資料來源：〈日本鐵了心發展兩棲投射能力 中國須高度警惕〉，每日頭條，2017年6月14日，<https://kknews.cc/zh-tw/military/k3vy34q.html>，檢索日期：2018年10月28日；〈對抗中國 日新設「海軍陸戰隊」〉，《自由時報》，2018年3月28日，<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1187793>，檢索日期：2018年10月13日。

本增加了海軍陸戰隊編制，以強化對中共的防禦²⁵，並針對中共和其他鄰國的威脅，提高與美國更緊密的安全合作關係²⁶，同時日本的兩棲作戰能力已將兩棲艦船融入自衛隊操演，進行多次陸戰隊遠征支隊與待命支隊巡邏，並成立約2,100人的水陸機動團(Amphibious Rapid Deployment Brigade, ARDB)，藉此鏈結兩棲部隊運用於人道救援訓練和實際突發事件²⁷(如圖七)。該部隊前身是日本陸上自衛隊「西部方面普通科連隊」，過去曾多次赴美學習兩棲作戰經驗，且將裝備17架「魚鷹」運輸機與52輛AAV7型兩棲突擊車，不管是戰術、裝備、編制等方面都向美國海軍陸戰隊看齊²⁸，而其兩棲作戰經驗來自於印度洋的實際訓練，這些經驗亦可以直接轉移到南海、東海或臺灣海峽，甚至朝鮮半島附近的近海作業²⁹。顯見，日本不但重視陸戰隊的訓練與編裝，更以此連結兩棲艦船，不僅運用在非傳統安全威脅上，並藉此試圖建構巧而強的可恃戰力，以對抗中共反介入/區域拒止(Anti-access/Area-denial, 2A/AD)的海軍戰略。

綜上，海上基地與岸上之間的各項物

資、油料彈藥、人力運輸與醫療救護可透過兩棲艦船執行，易言之，兩棲艦船成為海上基地至岸上之間的重要載具。而兩棲艦船除了扮演之角色具備彈性外，亦可投射兵力至所望海域，解決問題或形成嚇阻，其運用已非全屬作戰行動，尚包含平時之應變任務(人道救援、救災、海上警戒、維和任務)，並逐漸提升至威脅程度最高之作戰階段(反海盜、反恐、兩棲突擊)，其運用效益已日趨廣泛。

伍、兩棲艦船對海上非傳統安全威脅之功能與效益

臺灣對外貿易發達，2017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額5,768億8千萬美元³⁰，換句話說，貿易為臺灣民生經濟的生命線，而不穩定的非傳統安全威脅，如恐怖活動、海盜、禽流感、自然災害、環境污染、人口走私、毒品走私、跨國犯罪等³¹，都可能導致國家經濟的重大損失。因此，以政治、經濟或軍事的立場而言，積極建構兩棲艦船能量，確為海軍重點之工作，理由如下：

一、強化海上非傳統安全威脅能力

註25：Nobuhiro Kubo & Tim Kelly, "Japan activates first marines since WW2 to bolster defenses against China," TheMalaysiakini, April 7, 2018,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418816> (Accessed 2018/10/13)。

註26：JOHN WRIGHT, "JAPAN'S 2018 MIDTERM DEFENSE PLAN STANDS TO BE CONSEQUENTIAL," PacNet, November 26, April 3, 2018, PP.1-2。

註27：Grant Newsham, "US-Japan Defense Guidelines – well done, but only half done," PacNet, November 45, August 5, 2015, P.5。

註28：〈日版「海軍陸戰隊」規模2100人「水陸機動團」還裝備17架魚鷹〉，ETODAY新聞雲，2018年4月7日，<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0407/1139135.htm>，檢索日期：2018年10月13日。

註29：Dr. Patrick M. Cronin, Dr. Mira Rapp-Hooper, Harry Krejsa, Alex Sullivan, and Rush Doshi, Beyond the San Hai: The Challenge of China's Blue-Water Navy(Washington: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May, 2017), p.20。

註30：行政院，〈對外貿易與投資〉，中華民國行政院官網，2018年3月30日，https://www.ey.gov.tw/state/News_Content3.aspx?n=1DA8EDDD65ECB8D4&s=8A1DCA5A3BFAD09C，檢索日期：2018年10月13日。

註31：曾復生，林文隆，〈中華民國參與國際海上安全合作的行動方案〉，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11年6月23日，<https://www.npf.org.tw/2/9347>，檢索日期：2018年10月13日。



圖八：本軍陸戰隊執行災害防救任務

資料來源：洪嘉豪，〈水災防汛演練 國軍、地方攜手展災防能量〉，《青年日報》，即時新聞，2018年3月15日，<https://www.ydn.com.tw/News/281439>，檢索日期：2018年10月28日。

兩棲艦船的功能從傳統的戰備整備，延伸至非戰爭軍事行動，換句話說，現代的軍隊需要更多的人力、設備、訓練、經費來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我國因受國際現實影響，在傳統的亞太政治及軍事議題上，無法以海上聯合軍演之名與他國進行合作，但卻可藉海上非傳統安全威脅的議題交往互動，運用兩棲艦船除強化海軍本身執行非戰爭軍事行動能力外，其具備人員運輸與物資裝載的特殊功能，正是在國際領域，提供跨部治理的關鍵條件，進而建構無可取代的影響力。此外，以海權的角度觀之，正可藉應對海上非傳統安全威脅，做為地緣戰略載體，遂行制海權之拓展，為亞太海域戰略布局謀得先機。

二、運用兩棲艦船經略海上交通線

根據美國新安全中心智庫(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CNAS)2017年的報告，中共在世界各地進行兵力投射和兩棲作戰，在不久的未來將成為地緣政治中心的基本事實，特別是在海上安全領域，中共不斷增長的藍水海軍力量和兩棲作戰能力相互結合時，將在對於美國及其盟邦的近海衝突中獲得戰略優勢³²。鑑此，美國也強調了亞太海域重要的海上防禦協調體系，這正是「再平衡」政策的縮影³³。由於臺灣位於第一島鏈中央地理位置，海上交通線的戰略運用將會直接影響區域戰爭的整體成敗，這種極具軍事戰略價值的海上交通線乃是兵家必爭之地，兩棲艦船不僅擴大海軍兵力上戰略運用的範疇，更可以強化遠距作戰能力，亦可建構多層次防禦性戰略縱深，開創戰場有利態勢。

三、規劃艦隊陸戰隊常態編組

陸戰隊長久以來即專精於小型戰爭，其所需之多元技能，使陸戰隊更適合從事反叛亂、人道救援、和平支持行動、非戰鬥人員撤離與兵力保護後送(Service-Protected Evacuations, SPEs)等任務³⁴。未來更應該配合新型兩棲艦船編成，逐步培養艦隊陸戰隊概念，具備專業訓練之陸戰隊員編配到艦隊，以利上述維和或人道救援任務執行(如圖八)。況且籌建新型兩棲船塢運輸艦，執行AAV7兩棲突擊車缺裝填充，俾利陸戰隊遂

註32：Dr. Patrick M. Cronin, Dr. Mira Rapp-Hooper, Harry Krejsa, Alex Sullivan, and Rush Doshi, Beyond the San Hai: The Challenge of China's Blue-Water Navy(Washington: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May, 2017), p.2。

註33：Sourabh Gupta, "U.S.-India Defense Partnership 2.0: making good (incrementally) on strategic congruence," PacNet, November 43, May 12, 2016,PP.1-2。

註34：同註19，頁349。

行兩棲快反、支援外(離)島應援作戰及運補任務³⁵，原本就是國軍建軍規劃長遠的目標。且我國部分兩棲艦船本就有陸戰隊常派編組，未來無論是執行非戰爭軍事行動、艦艇登臨檢查或近戰部署，皆屬陸戰隊能夠凸顯戰力之處。因此，為因應海上非傳統安全威脅，海軍有必要加強其鏈結深度，並將陸戰隊納入艦艇單位常態編組內，使之共同生活與訓練，戰時將更能發揮有效戰力。

四、建立軍事存在，彰顯海域主權

2016年的澳大利亞「國防白皮書」強調海上的戰略環境威脅，規劃逐步購買12艘潛艦，做為澳洲未來常規威懾能力的核心，並為反潛作戰預做準備，另外還採購更多P-8A飛機，MH-60R海鷹直升機以及新型護衛艦，這還不包括用於兩棲戰力、海上情報、監視和偵察能力的單獨投資，以及空軍的遠程打擊武器³⁶。以中共而言，為突破當前封鎖困境及打造海陸兼備的地緣戰略，不斷增加兩棲戰力和航空能力，將使其應對人道主義與災害防救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中共海軍已將其「和平方舟」醫療船逐步地部署到世界各地的災區，這將打破中共既定的國際威脅形象，並減輕其他國家對中共擴張主義的擔憂³⁷。以我國現有的艦船噸位、載具數量與武器裝備現況，尚無法與先進國家比較，而基於「濱海決勝、灘岸殲敵」³⁸的作戰構想

，亦不適合與周邊鄰國進行任何形式的軍備競賽，反而應以彰顯軍事存在為目的，藉優越的醫療能力與兩棲艦船特性，建構醫療船或相似之兩棲艦船，凸顯國軍軍事存在與維護人權普世價值之理念。

五、藉合作提高國際能見度

美國在亞太海域不斷從事各種防堵作為，也會希望其他國家在平衡中共崛起方面做出重大舉措，畢竟，俄羅斯、日本和韓國等國家在地理戰略上更接近、亦更直接受到中共威脅，並有可能被鼓勵率先抵制中共的崛起³⁹。我國海軍兩棲艦船也應與其他國家相互鏈結，尤其兩棲艦船的跨界合作不但是避免軍事衝突的方法，亦是建立政治信任的良機，可以緩解周邊國家相對自主性的競爭趨向，並運用實際交流對話，建立合作橋樑。

此外，我國尚須積極提高國際能見度，適度表達主權立場，並利用遠航、軍陣醫學交流等方式，配合兩棲艦船進行軍事接觸交流，積極參與國際活動，以爭取國際話語權，避免邊緣化，建構國際社會集體認同之有利排序，並藉由兩棲艦船的安全合作，與其他國家共同因應海上非傳統安全威脅，透過創造跨界合作的經驗，進而建構海軍在亞太區域之存在價值與不可取代之效益。

伍、結語

註35：同註2，頁76。

註36：Euan Graham, "Australia's 2016 Defense White Paper: forward funded defense," PacNet, November 23, March 1, 2016, P.2。

註37：Dr. Patrick M. Cronin, Dr. Mira Rapp-Hooper, Harry Krejsa, Alex Sullivan, and Rush Doshi, Beyond the San Hai: The Challenge of China's Blue-Water Navy(Washington: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May, 2017), p.12。

註38：中華民國國防部，〈軍事新聞〉，<https://www.mnd.gov.tw/Publish.aspx?p=75444&title=>，檢索日期：2018年11月14日。

註39：David M. Edelstein, "Cooperation, Uncertainty, and the Rise of China: It's About Tim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ume 41, Spring 2018, P.160。

國家為維繫海洋利益，遂透過軍隊執行非戰爭軍事行動，海軍在海上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因應作為，並非侷限於傳統式的敵我對抗或武裝衝突；尤其面對已然失衡的兩岸軍力，更須透過其他非衝突的手段來達到國家目標。海軍在未來的建軍備戰上是否仍著重於主力戰艦建造，確實須要審慎考量；然而兩棲艦船不僅可以在災害防救、人道救援、維和行動、海上救難、海上反恐、戰後及災後重建、運輸保護與非戰鬥人員撤離等領域發揮無可取代的價值，更可以藉以提升因應海上非傳統安全威脅能力、經略海上交通線、彰顯海域主權、提高國際能見度，以及對國際社會做出貢獻等重要議題得到重大收益。

現階段正逢我國積極建構新型兩棲船塢運輸艦，並將由臺船公司以4年的時間建造，這是「國艦國造」政策第一個有具體成果的造艦案⁴⁰。而我國雖然迄今仍未有氣墊船等快速艦岸運動輸具，但未來若可運用「海

上基地」概念結合本軍中和級艦、旭海級艦或甚至未來的鴻運艦等大型兩棲艦艇實施靠泊，配合陸戰隊兩棲登陸戰車(AAV7)及通用登陸艇(LCU)、機械登陸艇(LCM)等兩棲輸具，除能快速執行東沙、南沙等外離島運補任務外，更能在第一時間前往目標區執行非軍事任務(如人道救援與災難救助)，並運用其酬載量及強大後勤支援能量，大幅提升任務持久能力，並在協力周邊國家共同面對海上非傳統安全威脅面向上，將更能提升我國之國際地位，亦為國家安全謀求更多元的途徑。

作者簡介：

陳建名中校，海軍官校專89年班、國防大學海軍指揮參謀學院101年班，曾任旭海軍艦副艦長、小艇大隊大隊長，現服務於國防大學戰爭學院。

錢尹鑫少校，政治作戰學校專92年班，政訓中心正規班98年班，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政治研究所101年班，國防大學海軍指揮參謀學院105年班，現服務於海軍艦隊。

註40：〈「鴻運計畫」臺船得標公告 近期內簽約〉，中廣新聞網，2018年4月16日，<https://tw.news.yahoo.com/鴻運計畫-臺船得標公告-近期內簽約-010233896.html>，檢索日期：2018年10月13日。

老軍艦的故事

大明軍艦 ATA-543



大明艦是於民國36年由我國招商局接收，為商用拖船名為「海節」輪。該艦乃是美國American Shipbuilding公司建造之救助艦，於1936年下水成軍，隸屬美陸軍。

民國44年6月6日在臺灣淡水港由海軍接收，改名為「大明」艦，編號為343，成軍後隸屬後勤艦隊。主要任務在執行海峽搜救，港內救火及拖帶靶船等任務。接收初期並無武器裝備，民國48年在馬公第二造船廠進行加裝工程時，加裝各型武器。

民國53年該艦改編號為543，又服役10餘年，於民國64年元月1日奉令功成除役。(取材自老軍艦的故事)